

季軍

哥哥，

何許人也

□ 語文學部 蔡淑怡

看見我偷看別人的日記。

這次之後，我再沒有做不能見光、偷偷摸摸的



事。

諷刺的是，令我不再去「偷」的人，就是教曉我去「偷」的那個人，也就是日記的主人，我的胞兄。

小時候，家裡是開雜貨店的，我們有很多零錢去買自己喜歡的東西，但那些錢，全部都是從自家店裏偷來的。首名家賊是哥哥，他在一次行事時，被姐姐看見，他沒有叫姐姐替他守秘密，卻慫恿我和姐姐加入他的行列。自此，我們幾個便同流合污，一起「做世界」，哥哥還教曉我們在這方面的各種技藝。

雖然我們同流合污，但我們的感情一直都不是很好。

小學一、二年級時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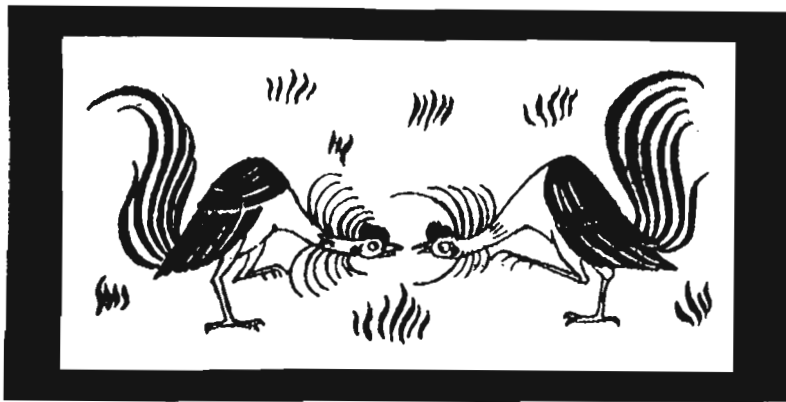
是由哥哥和姐姐輪流接我放學的。那時我較喜歡哥哥。回家途中，哥哥會帶我到書店看書，到玩具店看玩具，到市場看金魚，在街上吃東西，挺開心好玩的。不過，有一次他接我放學時，把我帶到他的學校去，那裡有一條又長又斜的路。他說由斜路上跑下去會很刺激，很好玩，比盪鞦韆更痛快。於是我們便一起從斜路頂直奔下去。真的很刺激，同時我雙腳兩個膝蓋也很刺激，低頭一看，只見一片血肉模糊。接著怎樣已忘記了，只記得哥哥抱著我回家，然後他遭母親用衣架毒打。自此，家裡的衣架常常不翼而飛；哥哥稍有不如意的事都遷怒於我，而他也再沒有接我放學了。

小學時，哥哥的成績很好，我的成績很差，於是父親要哥哥替我溫習。在他的嚴厲鞭策下，我的成績稍有進步。有一次默書，我忘了告訴哥哥，沒有溫習，零分回來。哥哥知道後，把我痛罵一大頓，還狠狠地給我一記重重的耳光，臉上留下幾道深深的指痕，久久都未能散去。

一年聖誕，我們收到父母所送的禮物，我的是

「我很討厭八卦、多事的人，更藉口為了解某人而偷看人家的秘密，譬如：日記！」

看到這裡，心頭砰然一跳，我連忙合上日記簿，把它放回原處，屋子裏只有我在，但我卻不由自主地四處張望，怕被人



一隻米奇老鼠，哥哥的是模型坦克。後來不知怎樣，哥哥的坦克炮管斷了，之後他竟然把我那隻米奇老鼠的鼻子剪去！我很傷心，很憤怒，但我不敢向他發脾氣，我怕會遭他再次掌摑。

一次又一次的童年陰影，加深了我對他的「敬畏」，我一直不敢接近他，時時刻刻都想避開可怕的他。

哥哥考上大學後，入住宿舍，一星期只回家一兩天，但我們卻接觸多了。那時，我的數學很差，哥哥每次回家都會教我數學。當時我仍很怕他，怕做錯題目會給他責罵。我一邊聽他教導，一邊暗自害怕，但愈怕便愈學不好，愈學不好又愈怕……一次測驗，我幾乎把全部題目做錯，我怕得要死，不知哥哥會怎樣對我。但他看過測驗卷後，只是解釋題目該怎樣做。眼前和

藹，耐心的他是前所未見的，我感到他很陌生，但我已不再怕他。之後，我替學會做海報，他帶我去買材料，給意見，一起做。他又教我打橋牌，我們打賭以後輸了的要請看戲，但不論輸贏，每次付錢的都是他。

同年，哥哥患了重病，在醫院住了幾個月。

我不是常常到醫院看他，大概一星期只有一兩天，合計也只有三十多次。往往他的精神都不好，到了醫院只見他在睡；但他精神一好，便很多話說。我們說了很多話，比過去十幾年加起來的還要多。

他說，病房設備齊全，景觀又佳（可以看到日落），護士年輕貌美，態度良好，仿似置身大酒店。

他說，堅決反對「四改三」（那年中大正討論更改學制的問題），同學

應該和他一樣響應擺課抗爭。（他已住了醫院幾個月。）

他說，抽骨髓很痛，感覺過程就像採石油一樣。自己是油田，針管是鑽油台……是至死難忘的經歷。

他說，住醫院悶透了，想出院後和我們到狄士尼玩過痛快，到時送我一隻米奇老鼠，以慰我童年心靈創傷。（原來，他記得那件事。）

他說，頭髮脫光了，很像尤伯連納，可以拍廣告，做明星。

他說，爸爸老了，媽媽瘦了，不用天天到醫院，要多些休息。（哥，你也要啊。）

他說，「六四」一周年，星期天不用到醫院看他，替他參加遊行，他要在電視上看到我們。（但我們沒有去遊行，我們去了醫院看他——最後一面；他也看不到電視了。）

他說，怕我們忘掉他。（不會的，怎會呢，請不要這樣說。）

之後，哥哥再沒有說話了。

我記憶中的哥哥，就只有這麼多。☒